

著 蘭 羅 · 芬 蒂 史
徒 囚 的 拉 脫 希 是 我

(記 日 中 獄 黑 尼 暴)

**I WAS
HITLER'S PRISONER**
LEAVES FROM A PRISON DIARY.

BY

Slefan Lorant

譯 堂 柏 徐

版 出 社 標 棠

年 八 十 二 國 民

著者原序

本書是在德國獄中囚室裏所寫的一部真正事實的紀錄，所記的均係作者所親身經歷，親自見聞的事實，無一事無來歷，無一語是虛構的。

我在希脫拉的獄中——如一般政治犯的受保護監禁——被幽禁凡六個半月。究竟是爲了什麼呢？

到了現在我尚不明白其中的緣故，他們也並不會告訴我。我的案情，也始終沒有傳訊過，法官也沒有正式的檢舉我。

我的妻子，因爲想救我出獄，四方八面的奔走國社黨各領袖，代我訴說冤屈。這樣又得罪了政治警察的人員，她也同樣的遭了逮捕。

她被囚禁了六個半月之久，同樣的沒有審問，也沒有通知她一聲被囚的緣故。然我同我的妻子，平時絕不會參與任何政治的活動。

我是慕尼黑畫報——一個南德意志銷數最廣不與政治的超然畫報——的主筆。

我在獄中，從入獄的第一日起，至出獄之日止，會逐日記着日記，把眼所見耳所聞親身所經歷的各事，一一的記在廢紙上，手帕上，和用過的信封與信箋的背面上，私下設法偷偷的運出了獄。這就是本書的來歷。其中有幾段，係採自吾妻的日記。

書中所記，雖多屬我個人的遭遇，然我一人的所遭遇，即今日第三德國成千累萬的人民所遭遇。

我們所應牢牢記着，時時警惕的，即到了今日，尚有成千累萬的德國人民，如我當時一樣的，被長期幽囚在獄——成千累萬清白無辜的人，終日惶恐不寧，呻吟憔悴於虐政之下，沒有希望，沒有保障，生死禍福，一憑政治警察人員的喜怒。這批冤屈的人，都是爲了政治的理由，受着保護的囚禁。

然我對德國的感情，是始終如一，歷劫不變的。我愛德國，我也愛德國的人民。今日德國的種種，實在非他們的過失。

他們正在昏夢中，他們醒覺的時候，必然會知道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惡夢。

史蒂芬·羅蘭

我是希脫拉的囚徒

斯蒂芬羅蘭

——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九日在慕尼黑獄中——

我已在獄中一星期了。我不曉得爲什麼緣故被監禁，也不曉得何時可以得釋放，更不曉得將來要受何種的處分。

起初我以爲只要一經審問即可釋放。現在我可不是這樣想了。我恐我終不能生出此門。我常覺得我似乎是已經死了。我睡在床上，二眼看着屋頂，不知經過多少時候，竟毫無感覺，也想不出一點辦法；有時突然警覺了，滿心又想逃生。我覺得我尚有許多方法，許多精力，許多思想。不過這也只是如電光的一閃，暫時的快樂。不久死的念頭又來，我終於無法擺脫。死，我掙扎着想。我自己辯論着。我準備不要活了。我心一橫，我決定了我的命運。但我舉目一看，見這牢間污穢灰色的四壁，我尚能觀察。

我拿起只鐵的口杯，我觸着這冰冷的鐵，我尚有知覺。

我側耳一聽這許多囚犯的聲喚——不斷的悲苦呻吟呼痛聲，我尚能聽得。

我突然又覺得歡喜。

我還是活着！

今日獄卒給了我點紙筆。這是我請他替我辦的。大概他不高興向上級去請示，所以沒幾分鐘，就從獄中貯藏室取還了我的筆記簿同我的鉛筆。

當我初到此地時，他們就把我的紙筆都拿了，現在又給我找回來了。這好像一個久違的親友，突然的重逢。高興極了，我一時竟不能作有系統的思想，只是拿着筆在簿上疾寫，也不曉得寫些什麼；寫的都沒有什麼意思。

我全身發顫，我是發熱了。我像發狂樣的寫着。直至手指酸痛不能再寫爲止。然後我又把他一一的撕了，回到床上放倒頭便睡。

這樣的一寫，我的頭腦居然覺得輕鬆了。我一納頭便沉沉的睡了一個整下午，也不做夢，真像得了昏睡病一樣。

我在幾分鐘以前才醒了轉來。獄吏已從外面把燈開着了。時候已將旁晚，獄室內裝有一盞

小小的電燈泡，嵌在屋頂上，外面罩着穿有小孔的鐵板。這慘淡的燈光，愈使這獄室較日間更加愁慘。

我在室中來回的踱了一陣，好像囚在籠中的獅子一樣，沒有片刻的停止。我沒有書看，二眼就望着空發瞪。我就倒在床上昏昏的睡去了。

我忽然又記起了筆與紙。

我從床墊下取出這兩件寶物，就開始寫。我寫這牢獄的情形，寫獄中囚徒的苦痛，我像寫新聞的寫法。

然我不覺又停筆發瞪。有什麼用處？為什麼要寫！寫給誰看？

決沒有人要看這些文字——沒印刷所肯排印——沒紙可以印，或者此刻寫字的手，明天就會死。

我不勝失望，不勝沮喪，不勝灰心了。我又把所寫的統統撕掉，重新在獄室中來回不停的踱着。

我忽然膽壯了起來我的新聞記者的血突然的沸騰了。

「只要我活着，有紙筆，有呼吸，我終要寫！」我大聲對着灰色的牆壁喊着，似乎牆要阻止我的樣子。

我發狂似的這樣自言自語。我的喉音也變了。我彷彿從遠處聽着別人講。

「我決定要把我在獄中所見的新聞都寫下來，我要把我親身所經歷或將經歷的種種都記下來，要把國社黨濫混世人的地方都記下來！」

然我一停步，這獄中更靜寂的可怕，我不禁把頭埋在手中呆了。我的額角火熱，思路也昏亂了。我不禁又躊躇起來。

我真的要寫嗎？我要冒險寫日記嗎？假若政治警察在我身上搜了出來，這不是都完了！恐怕沒有人再能救我呢。

「死有什麼要緊！」我心裏不覺忖着這樣說。

我於是決定了。我一定要寫。

我要盡我的能力把我所寫的偷送出獄外去，我要用各種方法，使外面的人知道這第三德國幕後所做的種種。

或者因為我這樣做，以前不要聽的，現在會要聽了，以前緘着口不做聲的，現在要開口了，以前消極不動的，現在要奮起對付這野蠻了。或者這上萬無辜的囚徒，可以早一天從德國的政治監獄中得到了自由。

我決定這樣做。我拿筆與紙靠在牆上寫。現在我膽壯了，我已經重新得到了一個人生的目標。

我在嘉尼黑第 12 號囚室裏面，開始寫這些。我初進來，是囚在第 22 號牢裏，那間屋小而污穢，黑暗，沒有桌椅，只有一張床與一個便桶。牆壁非常齷齪，靠屋頂的小窗，已經有多年不打掃了。壁上厚厚的塵埃中有「希脫拉」的名字，是前次被囚的人用指頭劃着寫的。在便桶的對面牆上，另一囚獄會用紅鉛筆寫了共產黨「國際歌」全首的副歌。

這間房裏從前曾囚過國社黨與共產黨徒的。現在我竟替了他們。室內除我外並無別人，我一個毫無政治關係的人。

我是以政治嫌疑被囚的，正如其餘千萬的人一樣的被巴伐利亞政治警察所逮捕。

但在這牢獄外面，新的德國正在創造。全德國人都在慶祝歡娛，希脫拉是他們雪恥復仇的救主，國社黨便是自由。不過這大眾的高歌酣舞，並不光臨這悽寂的牢獄。此地沒有火炬游行，沒有花園；此地是國社黨脫了面具的真面目。此地只有野蠻，只有褊窄，仇恨，與復仇的主張。

我的囚室只有三步長——來回只是三步。這是間狹窄的小屋，但全德國是幾何的狹窄呵！我深深的想，想明白何以全德國人會把整個國家交給希脫拉並他的心腹。他們為什麼毫不猶疑的一任他們的「領袖」將這產生詩人與學者的祖國，變為狹窄與野蠻的產地。

我一想到德國的將來，不禁大大的失望。德國究能再逃得過這可怕的難關嗎？德國的人民能太平無事的渡過這國社主義的磨難嗎？

這不幸的德國。在過去的幾年裏，已受了無數的痛苦！她的前途又將如何荆棘叢生呢！她已經多次信任她的領袖，她已經多次的失望了！

「他或者能渡過這一關，」當我與一個巴伐利亞的農夫討論希脫拉的時候，他這樣對我說。「讓他試一下，他或者能成功，他曾答應我們，說百事都能比前好點的。」

成千成萬成百萬的人，都像這農夫一樣，表示這種意見。希脫拉會應允每個人幾件事，德

國人就這樣相信了他。他們願意這樣的信他。

因為德國人以前飽經戰禍，通貨膨脹，失業，飢餓，與窮苦，而成軟弱了。他們前途確是太黑暗。現在突然來了一位教他們放心的人——一位應允光明的前途的人，他說以後可以沒有失業，沒再飢餓，沒再愁苦。

德國人總是這樣的準備着被欺騙，被誘惑。他們是願意受這樣一個人的領導。

希脫拉對他們說的話，簡單一如他們自己的話——他們能了解的話。他對他們說，假若他們願意這樣做，同心合力的做，他們決不再會被人看作第二等的國家——世界各國又要怕他們敬重他們了。

他對他們說，他們的種種吃苦，猶太人都應該負責，因為可賺錢的事業，都被猶太人佔了。只要你們把猶太人逐走，你們就有工做。

他答應了工人提高工資，答應小商店去壓迫大公司，答應律師與醫生去放逐猶太的同業。農夫可得高紅利，失業的因建設得工做，官吏的得終身的任命。總之他答應了每個人的要求。但同時他却從工業家領取了上百萬的津貼，為他們撐腰，去壓迫工人。

然沒有人似乎會想到這種允許，是彼此互相矛盾抵觸的。今日的德國人實在不耐煩想了。他們只要迷信。

信仰信仰！信仰！

他相信救主的時代已經到了——即使是假的，也好。

德國人一向是迷信神奇的事蹟的，即如「使徒」英那士維閃勃那樣用奶油治眼病的人，也有成千成萬的信徒。有個律師叫文脫的，他想競選做總統，居然提議將不值一錢的戰前千元的「馬克票」仍復在市面行使，也有成千的人相信他，投票選舉他的。

現在他們相信希脫拉是獨得天佑的，是他們的救主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，這實是無足奇異的事。

希脫拉講統一；講聯合統一的大德國。他動人的言語，挑引了德人的願望。他旅行各處，不倦的講。用激越的言語，麻醉了人民的智慧，刺激他們的耳鼓，叫他們驚醒起來。

我有一次親聽過他的演講。他起頭就高高的喊了聲，「德國。」他停一息，又照樣喊了一聲，「德國。」不過較前一聲更響了。他停了一停，第三次他又把這對德人具有魔力的二字，用着暴

雷似的聲音叫了一聲。「德國！」

許多人曾見過他說這二字的，就曉得他演說成功的理由了。他的動人的情緒，麻醉了整個聽衆，像受了催眠一般。全場的人聽得喜時則高聲狂呼，憤時則厲聲怒吼，說到悲傷之處，則又俯首啜泣。此時的會場可說已有神祕的性質，脫離了政治意味了。這簡直使全體的聽衆化爲迷信神蹟的人了——這種神情只有德國可以見到。

希脫拉以奧國漆匠出身的人，居然能講得令他們如此沉醉顛倒。

全德國的人現在都已昏沉睡着了，他們正在做一個可怕的惡夢呢。可怕的覺悟的時候，也終有一日要來。他們惡夢醒了，神志清了的時，一定要覺悟他們又被人牽引，受人的愚弄了。忽然門匙一響，我急藏了我的筆記簿，門隨即開了。

「晚飯來了！」獄卒叫了一聲。

警察局包飯作的女侍者拿了冷肉同乳酪進來——代價是六十幾尼。

「拿水來！」

我拿水盆給他，換了點清水進來，預備明晨應用。

鑰匙一響，門又下鎖了，門外又加上了栓。這一天完了。這時正是七點。獄中的夜景才又開始。獄吏的脚步聲，在走廊中漸遠漸不聽見了。現在一點聲音都沒有了，除了那一室的獄囚時斷時續的喊痛聲。他一面哭一面這樣不斷的重複喊着：「唉，上帝，我做了什麼，你把我弄到這裏來！唉，上帝……」他這樣悲嘆了一個多鐘頭才停止，大概已經睡着了。

這靜寂實在可怕。慘淡的燈光，從穿孔的鐵罩裏透出來，使人感覺得陰森淒慘。這彷彿有種死的感覺，使你似乎是在半夜裏從驗屍所中醒來的樣子。灰色的牆壁，四週死一般的靜寂。沒有別的生物看見或聽見，沒有聲音，沒有動作。世界是遠離了你。真冷靜的得可怕，似乎這世界上只剩你一個人的樣子的淒寂。

我的思潮便忽然飛回到我幾天前自由的日子去。一切我都記得很清楚，清楚得彷彿像一小時以前經過一樣。

這過去了的最後幾天，彷彿如水晶一樣的清澈，深印在我的腦際。

這種過去時日的回憶，竟爲我獄中唯一消愁遣悶的方法。回想昔日的自由和快樂，暫時忘了牢獄的苦悶。

我把舊事一一的從心頭溫起，——各事的細節也都重新想起來，甚至人家對我所講最無關緊要的話，我都能一一很清楚的記憶起來，我且記得那時講話的聲音……

我在獄中無聊，就把各種背景，都一一的擺到眼前重行排演起來。背景慕尼黑。時間。三月九日，國社黨革命爆發的一天。

我就把那天與我有關的各節都回憶起來——這有關德國將來歷史重要的一日。

這確是件好玩的事。我思想一集中到這一點，腦筋就不斷的活躍起來，無暇再作別想了。這灰色的牆壁也不見了。一，二，三——時日似乎忽然的跑了回去。我已脫離了牢獄，飛回到「自由之鄉」了。日歷上正標着三月九日。這是個很早的清晨，我正朦朧的在床上睡着。

愛德輕輕的在叩門「爸你起來了嗎？」

這孩子溜了進來，走到我的床邊，與我吻了早安，纏着要我如往日一樣的講獅與象的故事給他聽。

「後去獅子走到象那裏，並對他說：象兄，現在有一百隻猴子侵入我的國裏，正吃我所有的東西。你能助我一臂嗎？」

「象想了想，用鼻子擦了擦耳朵。」

「好，讓我想想看……」

愛德圓睜了兩眼，釘着我的嘴唇，聽我講得出神。這故事他已經聽得爛熟了，不過他還要我反復的講給他聽。

故事剛才講完，我的理髮匠已在盥洗室裏等我了。他一面在我面上刷肥皂，一面就七搭八搭的講到政治問題。

「唉！你知道的……希脫拉那傢伙……這些人竟要他……他不過有個好嗓子……他不能做什麼……他現在居然做總理了……不過我們巴伐利亞不要他……我們有個天主教的政府夠好了……我們要有個皇帝的政府……一個皇帝……不過不是希脫拉……普魯士要他……我們不要他……我們不要國社黨來此地。」

他替我修了面後，正色的對我說「此地的百姓不要再聽希脫拉的事情。」

誰能在晨間料到今日午後會發生絕大的變故呢？誰能料到慕尼黑當晚會到希脫拉與國社黨的手裏呢？

這天陽光甚好。我一早就離了家，覺得空中到處都是春意，再過幾個星期，可以到史帶堡河中游泳了。

枝上已是茁着嫩綠。英國公園的紅蕃花，不久要開花了，等到花一開，慕尼黑的居民都要說「春光回來了！」

但天氣還是很冷，從伊薩山吹來的風又冷又尖。在山中各處，氣候還是很冷，在街的盡頭，福老海姆林，還是裹了厚厚的圍巾，叫賣糖炒栗子。福老海姆林賣栗子的時候，氣候總是像冬天的。電車緩緩的繞行麥克米倫紀念碑。大家都上事務所去，都緩緩的舒徐的走着，沒有一個人現着匆忙的樣子。

我也逍遙自得的沿着街走着。

麥克米倫街此時還沒有行人，不過在維耶納旅館面前有點熱鬧的情形。我走過門口時，旅館的大汽車正載了一車美國的遊客到來。腳伏正在把沉重的旅行鋼箱搬進旅館去。

在國家戲院面前，有個年老的乞丐坐着飼鴿子。鴿子飛下來停滿了他的頭上與手上。和平——美麗，與完整。這慕尼黑的和平……

各處窗子上正晒着被單。好潔的主婦，正從樓上在過客的頭上，揚着拍被的拂塵。

在「它尼失爾」的門外，有許多人正縱橫議論着。我從門內一望，見裏面已坐了許多人。慕尼黑的肥胖的居民，已在飲他們的早酒與吃烘臘腸了。

馬李氏街的交通警察已高高的立在月台上，姿勢神氣得很，他舉起手，神氣活現的允許三輛汽車與卅輛腳踏車朝塔爾街那方去。他的鋼帽在日光中晶瑩的閃耀着。他筆挺的站在街中的木板月台上，威風凜凜的指揮着車輛，他似乎估量他的工作比全德國人工作的總和還要重要，即連總統也得包括在內。

在市政廳門前有許多汽車夫聚着閑談。其中一個肥碩的漢子，蓄着長長的唇鬚，正咀咒啤酒市價的奇昂，「我不曉得這世界要怎麼了，每人連買杯啤酒喝也沒錢了！」他大聲怒氣沖沖的講，他的同伴都只搖搖頭，大家都似乎付着說，「塞卜講的真不錯。」

和平。慕尼黑的美麗的和平……

到了高芬格街，我遇到一個熟人。

「早安，羅蘭先生，今天好麼？」這人這樣叫着。